#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六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九十三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六十五　　宋　衛湜　撰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鄭氏曰中霤亦土神也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為里畢作人則盡行非徒羨也丘十六井也

[seal]

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轂一乘乘或爲鄰

孔氏曰言立社之祭是神明於地之道發此句爲下張本也地載萬物者釋地所以得神之由也天垂象者欲明地故引天爲對地有其物天皆垂其象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財並在地出故爲人所取人知四時早晚皆放日月星辰以爲耕作之候是取法於天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所取財者故親而

祭之一切親地而共祭社是也地既為民所親故與庶民祭之以教民美報故也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以土神生財以養官與民故皆祭土神示其生養之本也社事祭社是也單盡也里居也社既為國之本故若祭社則合里之家並盡出故云單出里也此唯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鄭註皆往祭社於都鄙者案周禮都鄙公卿大夫之采地此卿大夫祭社其里之人皆往就

祭此據采地言之也唯為社田國人畢作者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既人人得社福故若祭社先為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也唯社丘乘共粢盛者鄉說祭社用牲此明祭社用米也丘乘者都鄙井田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乘唯祭社而使丘乘共其粢盛也粢稷也稷曰明粢在器曰盛所以報本反始結美報也　皇氏曰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丘乘共之示民

出力也國人畢作是報本而丘乘共粢盛是反始言粢盛是社所生故云反始也

嚴陵方氏曰主以陰氣而位於北墉凡此皆祭地以其神也主以日而位於南郊凡此皆祀天以其明也地為明而祭之以其神故此言社所以神地之道天為神而祀之以其明故後言郊所以明天道也且神者不明則其道與人絶矣明者不神則其道與人褻矣載物以利民用故言取財於地垂象以示民則故

言取法於天取財則有所養養者母道也故親而不尊取法則有所教教者父道也故尊而不親夫天地之所以施於人者固美矣則人之報之也可不盡其美哉出里謂離所居也作謂起行也出里與作互言之爾單畢皆盡也亦互言之故周官亦謂之竭作丘言其地也乗言其賦也夫社者陰之神軍者陰之事使軍賦之家而共粢盛於社各從其類也故將出征則宜乎社不用命則戮于社軍行則祓于社凱旋則

獻于社皆以是爾故此不曰丘民而必曰丘乘也以非祭社則不必如是故每言唯焉則以本始有在乎此而報反之禮不可不重故也

馬氏曰天以生物為功而其功幽故聖人闡之而為郊所以明天之道也地以成物為功而其功顯故聖人則斂之而為社所以神地之道也以天遠於人則尊而不親地近於人則親而不尊故在天則明之欲民尊而親之也在地則神之欲民親而尊之也萬物

本乎天而亦本乎土故家以中霤為主國以社為主者示其不敢忘本之意也古者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唯為社是單出里此近於家出一人也國人畢作此所謂竭作而其餘無羨也唯為社田國人畢作人不愛其力也唯社丘乘共粢盛人不愛其財也此皆報本反始之意也

横渠張氏曰家主中霤家非止卿大夫之家也祭中霤者祭其明也亦報天之義以不敢祭天故祭此明

而已社土神也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若謂大夫長於壥里之間與百姓居者立社則大夫與百姓同事於社稷似非其類也恐是士大夫以下各以其輩類立社天子諸侯皆有自為立社士大夫不敢自各為社則恐結輩類以為社共事之然士大夫方社之日當從其君以禮社則所事於置社者或以子弟家老行事也今貴而至天子賤而至農夫皆知禮社獨士大夫之家不預社事是不知身之所從來殊無

戴天履地之報古者丘乘共粢盛恐十里之中立一社也

延平周氏曰周官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中霤五祀之一而社稷之次故有國者以社為主而有家者則中霤而已社事單出里所以重民也社田畢作欲其皆曉於戰陣也春秋之法作丘甲則書之而周官稍人掌令丘乘之法蓋四邑為丘而丘作其甲則春秋所以罪丘賦之重至四丘為甸出兵車一乘則周官之

通法也是積四丘然後出兵賦而兵以殺為主社陰神也亦以殺為主而出兵必告焉故社之祭必使丘乘之家共粢盛者示其丘乘之兵所以能以殺為主者其本始皆出於社而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長樂劉氏曰役於公則家有定員役於社則羨徒皆作人人求福於其身也天子諸侯郊社宗廟粢盛取於神倉大夫都鄙粢盛取於丘乘也衣食本乎土故曰報本知平水土始於勾龍知播五穀始於后稷故

以為配是曰反始焉

金華唐氏說見前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鄭氏曰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焚謂焚萊也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

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
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
乃用火令云季春出火乃親誓社記者誤也社或爲
省流猶行也行行田也盥讀爲艷行田示之以禽使
歆艷之觀其用命否也謂禽爲利者凡田大獸公之
小禽私之失伍而獲猶爲犯命是求服其志不貪其
得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仲春祭社之前田獵取禽以祭社

獲福之事祭社既用仲春用焚當在仲春記者以季春民始出火遂誤以天子諸侯用焚爲季春也焚謂焚燒除治宿草出火謂出陶冶之火案春秋火出爲夏三月故左氏昭六年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用火故晉士文伯譏之若田獵之火則昆蟲蟄後得火田以至仲春也既焚之後簡選車馬及兵賦器械之屬歷其百人之卒五人之伍君親誓此士衆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所得之禽獸因以祭故云親誓社或左

或右或坐或起戒勑之以習軍旅君親自觀於習武變動之事教陣訖而行田禮驅禽於陣前以示士卒示流示之禽也利則禽也驅禽示之而歆艷之以小禽之利也於此之時觀其士卒犯命與不犯軍命者求欲服其士卒之志使進退依禮不欲貪其犯命苟得於禽言失伍得禽不免罰也其所為得禮故戰則克勝祭則受福

嚴陵方氏曰木氣終於辰故火順所生而見司爟於

季春則出火焉水氣兆於戌故火受所勝而沒司爟於季秋則納火焉聖人奉天時則為焚者特出火之事爾牧師凡田事賛焚萊是矣田獵之禮周官則行之於仲月而與此異豳詩月令則行之於季月而與此同此之所言亦泛記異代爾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則出火之田非為社也王制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賔客三為充君之庖則田固有不為社者矣夫社必先之以焚者蓋焚其宿草而後可田故也且社主

陰陰主殺則為社而有田因田而習軍旅不亦宜乎月令所謂教於田獵以習五戎車攻所謂因田獵而選車徒皆謂是爾車賦者即司馬法自六尺為步積之至於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者是矣小司徒之職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卒伍者軍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故也簡言於利否有所擇歷言於夷險有所經曰簡曰歷亦互言之故大司馬止曰選車徒也以至車驟徒趨車馳徒走險野人為主易野

車為主皆簡歷之也誓即所謂羣吏聽誓于陳前是也誓特誓田而已而曰社者以為社而田故也左之右之即以旌為左右和門是矣坐之起之即以教坐作進退之節是矣左右之位坐起之節亦莫不教焉凡以觀其習應變之事也流示之禽者驅其禽而流行以示之所謂設驅逆之車是矣此則盬之以利也夫田之獲禽猶戰之獲虜也戰之獲虜有賞而田之獲禽則無賞所謂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是賞之之意

也若失伍而獲禽則所刺者小所害者大必有罰焉蓋小人見利而忘法凡此但求服士卒之志使之不失伍爾不貪其所得之禽也夫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因其田以習軍旅則戰之備也故以戰則克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因其無事而歲三田則祭之備也故以祭則受福

馬氏曰車賦者戰之器也有器則不可無人故卒伍者戰陣之人也歴有試之意

山陰陸氏曰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用是道也

延平周氏曰火星以春見以秋沒故季春出火季秋納火皆聖人後天而奉天時也則為焚者特其出火之一事耳田獵之禮或行於仲月或行於季月周官則行於仲月豳詩月令與此行於季月不必同

盱江李氏曰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

閱遂以狩田徒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夫

守國之備不可以不素習也不素習則敺市人而戰

之未足為喻也是故春教兵入平列陳如戰之陳辨

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夏教

茇舍如振旅之陳辨號名之用以辨軍之夜事秋教

師出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至冬大閱簡軍實焉

然而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殺

人也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也故因春蒐夏苗秋

獮冬狩而教焉鳥獸魚鼈皆函血氣若無故而殺是暴天物也作禽荒也故因祭社享礿祀祊享烝而行焉明非好兵也為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為祭祀也外以彰事神之禮内以作不虞之備聖人之動其慎如此顧不足為後法乎

金華唐氏曰昔者聖人為弧矢以威天下蓋取諸睽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於既濟則曰思患而預防於萃則曰除戎器戒不虞先王慮患之深如此

講武之制所由立也坎之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於象則曰常德行習教事師之彖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其象則曰容民畜衆兊之彖曰説以先民民忘其勞説以犯難民忘其死於象則曰朋友講習先王之寓兵於農而習武以田其兼得諸此乎兵至險也習之四時則無以不教棄民之患兵毒民也寓之廬井則無久畜不用之憂兵勞而犯難也習之田獵有説之義焉比鄰鄉井出入相友得講習之義焉

講武於始以同其慮患之憂田獵於終以同其從禽之樂公私之義其初律以禮法其久出於誠心故曰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致禽之禮其初帥以官師其久出於自盡故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一發五豝虞之仁也五豝一發騶之仁也故曰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國人畢作而老者優壯者獲禽而長者厚故曰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蒐狩矣叛

者取之服者舍之而威德兼著故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振旅先長者治兵先壯者而仁義之兩得故曰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自王至於庶人禮有等差自牧伯至於諸侯時有疏數而上下之分明矣田車既好則狩于甫草選徒囂囂則苗于敖而險易之利盡矣鳥獸孳尾則蒐於春五穀既植則苗於夏獮於既烝狩於畢時合圍掩羣在所不忍而對時育物之道得矣大有宜造小有伯禱前有表

貉後有鎑獸社礿祊烝各順其時而成民致力之義彰矣先王之講武田獵其道悉備如此豈獨仁心仁聞之所能實周公設官分職聯事合治法制備具之所致也後世棄先王之典快心於從禽如詩人盧令之刺安意於僭禮如春秋蒐閱之書則周公之典壞矣

天子適四方先柴

鄭氏曰所到必先燔柴有事於上帝也書曰歲二月

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孔氏曰此一節明天子巡守祭天之禮巡守至方岳先燔柴以告天尊天也

延平周氏曰天子巡守至于四嶽先柴以告天也管仲嘗以為自古七十二君皆有封禪其説雖不可信然觀書之所謂至于岱宗柴序詩者所謂巡守告祭柴望周官所謂封于大神禮器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之類豈非封歟書所謂納于大麓豈非禪歟蓋古

非無封禪也特不為後世泥金檢玉之費耳故文中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

金華應氏曰四方惟天子所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所適必先柴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也噫其與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者異矣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

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鄭氏曰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大報天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為尊日太陽之精故就陽位也埽地而祭器用陶匏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也尚赤者周也

孔氏曰自此至始也一節總明郊祭之義郊祭用夏正此易緯乾鑿度文徧報天之一切神天之諸神唯

日為尊故以日為諸神之主猶如君燕羣臣使膳宰為主人也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云埽地而祭陶謂瓦器尊及豆簋之屬已具解於上

延平周氏曰詩序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豐年秋冬報也此言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豈非孟冬之祈與孟秋之報者歟蓋仲春仲秋日出夘而入酉則所以為長日故祭於春秋之孟月者乃迎其長日之至也大報天當以昊天為主此言主日誤矣周官兆五

帝於四郊是祭昊天則就圜丘而無兆祭五帝則其兆各順四時而布於四郊如兆火帝於南郊葢迎夏之氣不得不於南郊以為就陽亦誤矣周官天地五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牧人謂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是郊用牲不必騂唯宗廟為陽祀而騂亦陽之色故用之此書於文王所以言騂牛一詩於后稷所以言騂犧今以郊為用亦誤矣

石林葉氏曰以郊為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

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鄭氏反之强以建卯為日至甚矣其誣也冬至之日祭天於圜丘此周之正禮不可易者也孟春建寅之月郊蓋祈穀之祭爾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於春秋者甚明則魯郊殆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氏以為啓蟄而郊鄭註明堂位孟春祀帝正建寅之月鄭誤以為建子季夏六月乃建未之月也鄭又誤為建巳之月雜記曰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葢為魯不得郊日至故仲孫蔑欲取建未夏至而禘以配周郊祖所以記其失何與六月之禘乎凡周之政事大抵皆用夏正葢天時有不可亂故周官每以正歳别之鄭氏本不曉郊禘之辨故以冬至之祭為大禘以祈穀為正郊此其言所以紛紛所引易説亦無據

横渠張氏曰自秦漢而下多因恠異然後立郊如鄜

時之類大抵不明於禮非正也孝經謂郊祀后稷以配天即昊天上帝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五帝周之始郊日以至日至陽氣之始也四時迎氣之小者日至而郊迎氣之大者於此可以見郊之大意郊之祭迎長日之至此之謂也家語言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至則更不容卜言月至則有卜之理卜日則失氣至之時矣以此知不必卜日圜丘掃地而祭所貴簡易後世過侈皆失本意天道本簡易天子

之禮亦當簡易縶文虛費帝亦不饗牲必牛葢牲之大無如牛也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稷牛唯具然則二牛同時以用以此觀之后稷與天同時而祭或謂郊祀以配天謂主稷后稷於配天之地后稷與天同祭配天是如天地此說雖與經有合處然自古未有此說其意亦深大儘會深思一朝建議南北郊同異久不決大抵南郊圜丘冬至報本之時故服大裘器用陶匏槀秸之類北郊夏至之日報功之時

也如此極易方報本則尚質及報功則備物而難者特以盛暑不可服羔裘又不知何所據必要服大裘冬裘夏葛古今同然况是季夏祭於明堂衮服則方澤豈必服大裘耶又以昊天有成命云郊祀天地也遂指以為天地當合祭豈不知祭天時地亦從祀而北郊祭地自如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所以盡天道氣之大者無如日月後世則百神皆從祀祀天至敬事也物無以稱其德故掃地不壇服以大裘配以

陶匏禮以蒼璧牲以犢燎以柴禮簡誠至止當如是而已人道之褻非所以事天地然必以其祖而配者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事天之禮成則事人之道不可不繼也故當燔柴成禮之後迎祖尸入而以人鬼之禮祭之尸人象也俎簋籩豆人器也朝事饋食人禮也以禰對祖則禰親而祖尊以祖對天則祖親而天尊事天事人盡於愛敬此王者所以郊祀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日為陽夜為隂故陽生則日浸長而夜

短陰生則夜浸長而日短郊之祭在建子之月而陽生於子故曰迎長日之至也至猶來也與月令仲夏日長至異矣故言迎焉祭天必迎長日之至者當是時陽始事矣天以始事為功也周官以冬日至致天神蓋謂是矣以迎長日之至故以日為主天神不可得見所可瞻仰者日月星辰而已兆則為之分域如龜兆之可別也既曰兆於南郊矣又曰掃地而祭者蓋築壇謂之兆若兆五帝於四郊是矣掃地亦謂之

兆若此所言是矣此主祭天而器之所象乃並言地者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象地之牲亦所以歸功於天也故中庸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則亦與此互相明焉牲用騂即牧人所謂陽事用騂牲赤者盛陽之色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而終言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祀天之牲用蒼而已乃與牧人所言異者蓋赤為陽之盛色而蒼與青乃其類也黑為陰之盛色而黄與白乃其類也若是

則祀天之牲不必蒼也亦從其類而已故止言放焉而牧人言凡陽祀以該之也以是知其止用騂也

馬氏曰郊必於冬至之日所以迎長日之將至言其迎之有漸也說者謂建卯晝夜分而日長其說蓋非矣郊者所以祀天昊天上帝者天之貴神也神不得而見故大報天而以日為主祭於壇而列於衆星之上蓋日者陽之精也祭義言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而於此不言配以月者文略也就陽位者此釋其郊

之意也掃地而祭器用陶匏此釋其以少為貴之意也

山陰陸氏曰郊祭迎長日之至周官所謂凡樂圜鍾為宫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禮務質略是之謂大報若社不美不足為報也故曰内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不言教民此見獨之事也非所以教民據教民美報焉天造而始之地作而終之故天言報在前地言報在

後於其質也變就言於焉而已非有所就陶匏儉以質也董仲舒曰質樸之謂性天地之性人之性是也於郊故謂之郊言天無所不在以我祭於郊也故謂之郊而已於國則已褻於野則已䟽祭之郊節矣長樂陳氏曰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牲以蒼而不以騂地牲以黃而不以黝者蓋騂者陽之盛色陽祀以騂為主而不必皆騂黝者陰之盛色陰祀以黝為主而不必皆黝則牧人所言亦其大率而已

郊特牲之騂犢閟宮之騂犧此祀天之用騂者也旱麓信南山之騂牲閟宮之騂剛洛誥之騂牛此宗廟之用騂者也爾雅曰黄牛黒脣曰犉詩曰殺時犉牡此社稷之用黝者也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黒則四方有用騂黒者矣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舍諸則山川亦有用騂者矣禮書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鄭氏曰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

而用辛此説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為人君當齊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

孔氏曰鄭言上文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始郊日以至據魯禮明堂位云魯君孟春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

至郊天魯禮也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有三卜郊不從則止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為理乎言周之始郊者謂魯之始郊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先有事故云始也　王氏曰此為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

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為始也祭天或云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恒在辛似用冬至之月

横渠張氏曰自冬至之日以樂降神為郊之始而未祀既降神乃用辛日而祀故曰迎長日之至又曰郊

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嚴陵方氏曰噫嘻言春夏祈穀於上帝則知周之郊非一周以建子之月為正則冬至之郊為歲之始郊矣始郊言以至則祈穀之郊不必以至於周之郊言日至則用辛之郊不必皆用也

馬氏曰此對祈穀之郊則為始故言始郊周禮冬至日祭天於地上之圜丘圜丘與郊一也王肅曰郊則圜丘圜丘則郊蓋郊者圜丘之地而圜丘者郊之壇

由是言之則始郊乃周之禮康成以為魯禮非也康成以圜丘祭天而郊祭感生帝則又非也凡郊皆所以祀昊天上帝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是也葢康成所疑有三以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於此則王被衮此其疑一也周禮以玉路祀天而於此則乘素車其疑二也周禮以蒼璧禮天而於此則牲用騂而尚赤其疑三也夫記者之言非必止於記周而已泛而記之也則安知不雜於夏殷之禮乎

山陰陸氏曰郊之用絶句言郊之用者辛也今周之始郊日以至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宫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内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鄭氏曰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澤澤宫也所以擇賢之宫也既卜必到澤宫擇可與祭祀者因誓勑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也王自澤宫

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勑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庫或為廏

孔氏曰郊事既尊不敢專輙故先告祖後乃卜亦如受命也作灼也禰宫禰廟也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也考亦禰也尊祖故受命命宜由尊者出親禰故作龜作龜是事事宜就親近者也以射擇士因呼

為澤宮至澤宮射以擇助祭之人是舉賢而置之也又使有司誓勑舊章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是聚衆而誓之也告祖作禰是受教義立澤聽誓是受諫義王自澤宮而還至欲致齊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之内戒百官大廟之内戒百姓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大廟而重戒之

橫渠張氏曰受命祖廟作龜禰宫次序之宜　又曰

獻命于庫門之內必是魯禮他國無庫門天子皐應路而已

秦溪楊氏曰此章初言周之始郊王立于澤王皮弁以聽祭報王被袞以象天言王者不一而足而鄭註以為魯禮魯可稱王乎魯之郊禘非禮也聖人嘗歎之矣況可以稱王乎

嚴陵方氏曰卜郊蓋指用辛之郊爾以其有上辛中辛下辛故周郊以日至而大宰於祀大神示言卜日

者崔氏謂卜日以至為主不吉乃用他日理或然也受命則受之而已作龜則質其可否焉於祖則受命以其能始事故也於禰則作龜以其能成事故也於祖曰廟以其遠而神事之也於禰曰宮以其近而人事之也尊親之義又在於是矣作龜即灼龜也灼之將以作事故以作言之以一人之尊亦親聽誓命則以嚴上故也聚衆而誓非為王也特助祭者爾而王亦親聽之故有受教諫之義百官授之以官者羣臣

之謂也百姓賜之以姓者諸侯之謂也諸侯親而尊
故於大廟戒之百官疏而卑故於庫門戒之
延平周氏曰郊之禮歳有常而卜之必受命於祖廟
者先王一舉事未嘗不禀受於鬼神也受命必於祖
作龜必於禰者先王之於祖則致其義義則尊之而
於禰則盡其仁仁則親之故也澤宫擇助祭者之所
故家宰於此誓命其助祭者而王亦親聽之葢示其
君之於臣其上則有所受敎而其下則受諫而已周

官司寇之職謂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所謂誓百官即外朝之戒也所謂戒百族即大廟之命也然百官必戒於外朝而萬民必戒於大廟者古之百官皆賢能之士但臨之以司寇之刑官而戒於外朝可也若萬民則愚矣雖臨之以刑官而又當質之以鬼神故戒之必於大廟也

山陰陸氏曰卜郊卜辛也禰不言廟避上祖廟春秋傳曰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宫渾不言宫

避𢌿宫也有所擇而澤之澤之若雨露𣪍與之不得謂之澤矣老子曰莫之令而自均王立于澤而聽誓命著言行無擇而後可以擇人毛詩傳曰雍澤也然則澤蓋學宫辟雍是矣親聽誓命王不言戒言誓而已亦言之法若於其師受教若於其保受諫百官言獻命尊之也其尊之也将以責之也變言大廟之命親之也其親之也亦将以責之也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

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鄭氏曰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粢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也反道剗令新土在上田燭田首為燭皆謂郊道之民為之也弗命而民聽上化王嚴上也

孔氏曰郊日之朝天子早起服視朝皮弁之服以聽之小宗伯告日時早晚及牲事備具教人尊嚴其君

上也未郊故未服大裘也郊祭之旦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汜埽廣埽也六鄉之民廣埽新道於田首設燭照路凡此並非王命民化王嚴上故也然周禮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而此云不命者作記之人盛美民聽上之義未必實然也

延平周氏曰祭報祭之日宗伯報王以行禮也以視朝之服而聽宗伯之報所以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

不敢凶服所以異其吉汜埽反道所以去其舊鄉為田燭所以尚其質如此則弗命而民聽上葢民之奉君猶君之奉天果君能奉天則民自化矣

馬氏曰報其時之早晚與牲之備否事之小者而皮弁以聽之所以尊天而不敢慢也不惟不敢慢於天亦示其民之所以知嚴也以天子之尊而其嚴如此則民莫不從而傚之故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也

山陰陸氏曰喪者不哭不敢凶服以尊勝親也祀天尊尊祀地親親汜埽反道滌除溧雪所以事天也鄉為田燭鄉可使知人者主郊以燭目社以粢盛養地事也據丘乗共粢盛亦言丘乗小社也弗命而民聽上即社有命之者矣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乗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鄭氏曰袞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設日月畫於旂上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明天道謂則之以示人也

孔氏曰乗殷樸素之車貴其象天之質旂所畫龍為章龍為陽氣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者總結王被衮以下天垂

日月之象聖人事事則之魯用王禮作記之人既以魯禮而為周郊遂以魯侯稱王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禮記曰郊之祭王被袞以象天然則合周官禮記而言之王之祀天内服大裘外被龍袞龍袞所以襲大裘也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襲袞可知也議者以司裘言大裘祀天而不

及衮司服言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在衮冕之上謂大裘而冕則不加衮是不知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為正而裘又服之本也故取大裘以名之猶之朝服緇衣羔裘而詩獨稱羔裘如濡羔裘豹袪羔裘逍遥燕服玄端蜡服黄衣皆狐裘而詩獨稱狐裘以朝狐裘蒙茸狐裘黄黄則裘之上未嘗無衣也裘之上未嘗無衣而衣之下有不用裘故屨人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則凡春夏秋之祀不必服裘所以適時

之宜而已古者犬羊之裘不裼必襲之也表裘不入
公門必裼之也是裘有裼之而不襲有襲之而不裼
未有表之而不裼襲者則徒服大裘而無襲非禮意
也鄭志謂大裘之上又有玄衣此尤無據也禮記唯
君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則戒誓省眡用黼裘而
後世服大裘焉故記者譏之夫先王祀天有文以示
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內心之敬故因丘掃地陶匏豪
鞂疏冪樿杓素杓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

之敬者也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祈龍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八變之音黄鍾大吕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者也然則内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衮戴冕璪以致其文飾不以内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事天之禮盡矣禮書

嚴陵方氏曰天以龍為用而衮以龍為首故被衮以象天經言天子龍衮是也璪者聚采以貫玉而有華藻故謂之璪字通於藻見玉藻解左氏傳曰周之王

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彼有象而
我象之之謂象故於龍言象彼有則而我則之之謂
則故於數言則以畫龍而文成焉故曰章以日月而
設飾焉故曰設然巾車之職則王玉路以祀而乘素
車司常之職則日月為常交龍為旂是設日月者無
龍章設龍章者無日月而此言龍章而設日月乃與
周禮不同者容泛記前代之禮爾龍也日月也數也
質也皆天所示之象也而聖人觀之以為儀物之則

故曰天垂象聖人則之以天道遠而難知神而莫測故郊之儀物必觀象而作焉則所以明之也故曰郊所以明天道也

馬氏曰袞被於身冕戴於首天德精微無可稱者故素車所以貴質乘素車言貴其質則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者言其文也天道至教聖人至德故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道幽而不可知故郊所以明天道也

山陰陸氏曰則天數不言以直則之也若以象天以
象之而已素車大路之素未集也蓋玉路之璞周官
巾車王乘玉路以祀非祀天也王被衮服大裘質在
內也乘素車建大常質在下也言地載萬物天垂象
則昭布在上皆地之精神也以故為社是所以神地
之道易所謂微顯是矣言天垂象聖人則之則衣服
在下皆天之象數也以故為郊是所以明天之道易
所謂闡幽是矣社推見至隱故言所以神在所以然

之前郊本隱以之顯故言所以明在所以然之後聖人所以神明天地之道在禮郊社是也在易乾坤是也　又新說曰古者郊祀之禮内服大裘其上加衮以被之故凡裘言服而衮言被然周禮祭天王乘玉路建大常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蓋乘玉路建大常者即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之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也祭之日馭之以赴壇何以知其如此也曰巾車王之玉

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泛祭之玉路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路者乘之以適郊固有兩車也雖然車旂之有兩非特祭天也四時之田王乘戎路建大常而巾車之職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則田之車旂亦以兩蓋乘大路建大麾者即道之車也與王乘玉路建大常同意乘戎路建大常

者即事之車也與王乗素車建大旂同意故巾車曰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序之以治其出入治其出入者以明兩車有事焉乗之以出入非即事之車也大馭曰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蓋犯軷者王出國門之祭也王出國門乗玉路則所謂乗玉路建大常以即郊明矣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乗素車貴其質也龍章而設日月璪十有二旒以象天也乗素車在於被袞之後則所謂

乘素車建大旂以即壇明矣凡此者皆周制也故成
王以周公為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祀周公以天
子之禮樂而魯君孟春乗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
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是也然則郊之祭也
其序可推而知矣嘗試言之葢祭之日夜向晨王皮
弁以聽祭報而小宗伯告時于王則王易皮弁服衮
冕乗玉路建大常以適郊既至下玉路息大次又衮
冕以聽祭報而小宗伯告備于王則王脫衮著大裘

以衮被之易玉路乘素車建大旗以即壇既至下素車捧帛升柴置于牲上以焚之致天神祭法所謂燔柴于泰壇此先後之序也或曰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交龍為旂旂有升降之龍而已蓋無三辰而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何也曰此大旂也非諸侯之所常建故其上又有日月星辰之章以祀天神非特有升降之龍也明堂位曰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覲禮曰王建大旂以象日月星辰升龍降龍拜日

於東門之外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然則龍旂而設日月其來固久矣

三山林氏曰黄帝始備衣裳之制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黼黻於裳以法乾坤以昭象物所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此十二物也使服其服者當須有是盛德焉繪以三辰所以則天之明尤為君德之光自黄帝以來歷代之制莫不然也周人特備以斿縩之數耳周禮無十二章之

文司服惟有袞冕至玄冕説者謂周登三辰於旗服惟九章嗚呼何説之異也自堯舜至三代文物日以盛名分日以嚴儀章日以著夫子於四代禮樂特曰服周之冕取其文之備尊卑之有辨也何得至周反去三辰之飾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邪豈有王者象三辰之明歴代皆飾於衣周人特飾於旗有何意乎況又謂上公九章而王服亦九章將何所别周公制禮防亂

萬世乃至於無別與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袞以象天周制固然也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之理乎

秦溪楊氏曰詳玩司服經文則知有虞作服十二章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鷩冕七章袞冕九章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享先王則袞冕袞冕者繪袞龍

於服而冕也享先公饗射則驚冕驚冕者繪華蟲於服而冕也蓋服有六而冕則一先鄭謂六服同冕是也祀昊天上帝之服十二章則繪三辰於服而冕可知也今不曰三辰而冕而曰大裘而冕果何歟蓋享先王先公之禮備乎文則以衮驚之文名之祀昊天上帝之服尚乎質則以大裘之質名之與牲用犢席用稾鞂器用陶匏之意同所以尊天也祀昊天上帝之服雖不言三辰然服備十二章則三辰不待言而

可見矣鄭氏乃謂有虞十有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冕服惟有九章然公自衮冕而下王又自衮冕而下君臣同冕畧無區别必無是理賈公彦云鄭氏九章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則䟽家已知其非而不信之矣惟其並以意解故後世遵用其説始有悟其上下之無等尊卑之失次者魏文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制疑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繡衣公卿織文矣唐長孫無忌以帝祭日月服玄冕旒三章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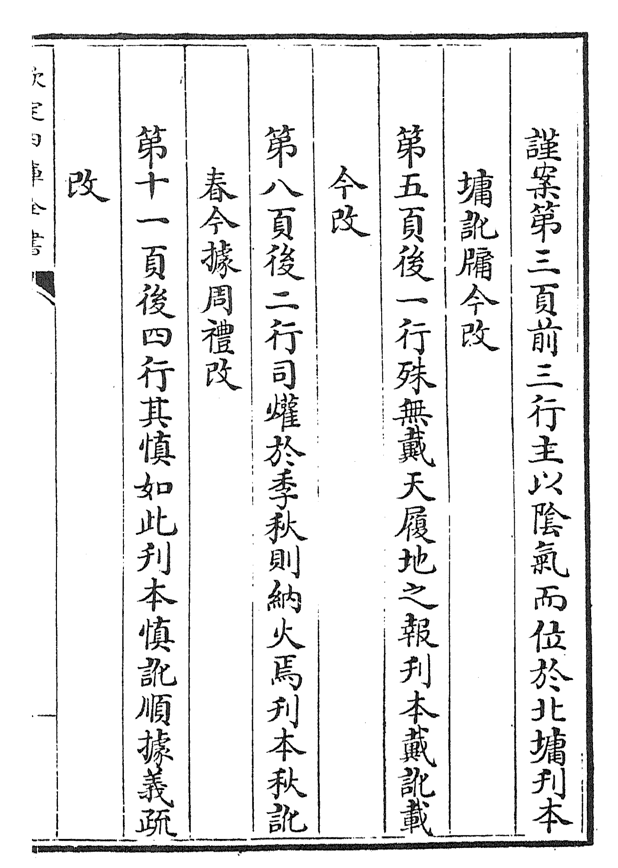
三公亞獻服衮孤卿服毳鷩貴賤無分而天子遂止於服衮他冕盡廢者矣先王制禮必本於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十二斿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繅十二就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而冕止九章不知龍登于旂山登于俎黼登于扆九章亦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

用周禮也自鄭氏以意解九章之説於是乎始故行之後世卒有不厭於人心并與古制而去之者可勝歎哉

延平周氏曰王被龍衮以象天德戴冕璪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旂十有二旒言周之郊禮也乗素車者言殷之郊禮也先儒以為魯公之郊用殷禮則非也然周官司服之職謂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服衮冕是祀天止用羔裘而不

用衮衣何也夫孟冬之北郊與仲冬之圜丘則用大裘可也如仲夏之祈穀與季冬之迎氣而亦用羔裘則非先王養人欲之意孔子曰緇衣羔裘素衣麑裘蓋有裘則必有衣有衣則不必有裘者禮之常也故周官司服於祀昊天止言裘則知必有衣於先王而下止言衣則知必有裘豈非冬之祭則服必以裘而加以衣至於夏之祭則衣而已

禮記集說卷六十五




謹案第三頁前三行主以陰氣而位於北墉刊本墉訛牖今改

第五頁後一行殊無戴天履地之報刊本戴訛載今改

第八頁後二行司爟於季秋則納火焉刊本秋訛春今據周禮改

第十一頁後四行其慎如此刊本慎訛順據義疏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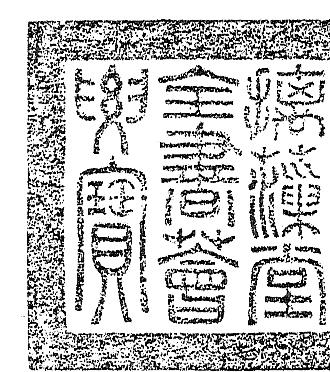
第十八頁前六行一朝廷議南北郊同異一字疑誤因無善本可查姑仍其舊

第二十頁後八行而於此不言配以月者文畧也刋本文訛又今改

第三十七頁後八行周禮無十二章之文刋本周訛𠀽今改

第四十一頁前二行如仲夏之祈穀句疑有誤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周廷琰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六十六 六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臣紀昀詳校

攡

禮記集說卷六十六　　宋　衛湜　撰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事天神與人鬼也

鄭氏曰帝牛不吉以為稷牛養牲必養二也滌牢中所搜除處也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

孔氏曰郊天既以后稷為配故養牲養二以擬祭也若帝牛不吉或死傷則用稷牛為帝牛其祭稷之牛

臨時別取用之為猶用也既又覆說帝牛既尊必須在滌三月令帝牛不吉故取稷牛亦已在滌三月其祀稷之牛臨時別取故云稷牛唯具天神既尊故須在滌人鬼稍卑唯具而已是分別天神與人鬼不同也鄭註搜除謂搜埽清除周禮養馬謂之廋人遭時謂帝牲遭災之時既用稷牲其祀稷牲臨時選其可者凡帝牲稷牲初時皆卜取其牲繫于牢芻之三月若臨時有故乃變之也

長樂劉氏曰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在滌三月然後卜也稷所以配天也故其牲唯具以帝為尊焉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思文之詩所以頌稷而配天也嚴陵方氏曰謂之滌則以精潔為義唯具則取足而已不必三月之滌也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則人鬼之牲亦芻之三月矣此止曰唯具者蓋芻之三月以祀天神為稱人鬼則如之而已故有時而唯具亦可也帝為

天神稷為人鬼

山陰陸氏曰言養牲必養二卜以為帝牛不吉則以為稷牛此亦所以别事天神與人鬼也據稷牛不卜公羊傳曰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拔稷牛而卜之何休謂二卜語在下此讀養牲養二之誤也主郊以牲目社以獸且言在滌致敬也郊致敬社致養亦言之法據唯為社田國人畢作

延平周氏曰王自立社曰王社則祭社而不祭稷故

周官封人謂掌設王之社壝者是也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則祭社而祭稷故此言帝牛不吉以為稷牛者是也凡言社未必言稷莫不兼社而有言社言稷何也言社以土為主言稷以穀為主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鄭氏曰言俱本可以配

孔氏曰此一經論祖配天之義人本於祖物本於天

以配本故也大報本反始者釋所以郊祭天之義天為物本祖為王本祭天以祖配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

横渠張氏曰祭先之道其不可得而推者則無可奈何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當盡祭之祖豈可不報蓋根本所繫雖遠烏得無報郊祀后稷以配天周止知后稷是已之始祖已上不可知天則是萬物之祖故祭天則以始祖配之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之天子

諸侯止有疏數耳如祭法廟數有不及祖者是不祭祖也以理論之人無貴賤上下皆須祭及高祖以有服故也如五世祖若在死則豈可不為服乎禮雖無此服當以義起昨朝廷太宗袒免親袒免親止於卑小施於尊者豈可言袒免

藍田呂氏曰祀天禮之至敬者也物無以稱其德故禮簡誠至則事天之禮盛矣然人道有所未盡故從其祖配之所謂配者當於祀天禮成之後迎祖尸而

己以人鬼之禮祭之必配祭者所以盡人道之至愛

凡言配天及郊祀之有尸者義當如此詳見前章横渠先生說

嚴陵方氏曰萬物皆天之所生而人則祖之所生如是則祖與天合矣故推祖以配天故曰此所以配上帝人物所本如此安可不知報本而反始哉故言郊之祭大報本反始也

山陰陸氏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此諸侯大夫之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此天

子之事喪服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禰本也祖亦本也太祖亦本也其始祖之所自出亦本也郊之祭不言所以尚非所以也據社所以報本反始也

延平周氏曰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於圜丘者昊天而考之所配於明堂者上帝此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而

反言配上帝何也天言其體帝言其用故對而言則天與帝異離而言則帝即天也天即帝也易之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言上帝與此同意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鄭氏曰所祭有八神伊耆氏古天子號也索謂求索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朔謂建亥之月也饗者祭其神

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蜡祭之事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為主大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為大天子既有八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謂若先嗇古之天子諸侯未必得祭也周禮大司樂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云象謂日月此不數

者先嗇司嗇並是人神有益於人水庸之屬有益稼穡故祭之天神象物去人縣遠雖祭不為八神之數明堂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蕢桴土鼓俱稱土鼓則伊耆氏神農也以其初為田事故為蜡祭下云主先嗇則豈神農自祭其身乎蓋神農伊耆一代之總號其子孫為天子者始為蜡祭也鄭註造者謂造此蜡祭配此八神而祭

橫渠張氏曰八蜡以記四方八者先嗇一也是始治

稼穡者據易則是神農也司嗇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也祭之以民食之重亦報其嗇所成舊說以昆蟲為八蟲是為害者不當祭百種或致此百種而祭之或只祭稷而已

長樂陳氏曰蜡之為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玄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謳享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

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於田故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嗇也而所主者先嗇以其始有事於田故也古者蜡則飲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於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先儒以郊特牲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黄衣黄冠而祭則二祭之服不同月令言祈來年于天宗割

祠于公社又言臘先祖五祀則祈臘之名不同於是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于天宗蜡也黄衣黄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此記所以言既蜡而休民息已也周蜡於十有二月秦臘於孟冬皆建亥之月也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宫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在蜡月可知矣古者臘有常月而無常日祖在始行而無常時由漢以來溺於五行之說以王曰祖以衰曰臘

其失先王之禮遠矣先儒謂蜡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太蔟姑洗南方甤賔西方夷則無射北方則黄鍾為均於禮或然　又曰伊耆氏掌共王之杖咸以老者待杖然後安猶老物待蜡然後息也伊耆氏以有功於耆老者矣故後世以其官為姓周又以其姓名官先儒謂其始制鼓籥又始為蜡於是以為古王者之號然古之制法者隷首造歷大橈作甲子倉頡造書之類豈皆古王者哉果伊耆氏實古王者

之號周人固應尊異而神之不宜列於銜枚氏壺涿氏而以下士之官名之也

嚴陵方氏曰合而言之則曰大蜡分而言之則曰八蜡曰大蜡八者則知是八者之外皆其小也八蜡先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畷也貓也虎也坊也水庸也

周官有伊耆氏以共杖咸蓋杖所以扶老豈非以伊耆氏始為蜡以息老物故共杖咸者以是名官乎此所以言伊耆氏始為蜡也昔之所用者物之形今之

所索者物之靈故索而乃可饗焉黨正所謂國索鬼神而祭祀是矣凡物之種種固已離矣十二月物之合聚之時也先王因其合而合之因其聚而聚之以索饗不亦宜乎

馬氏曰建亥之月五穀已入萬物所以成者神有以相功於其幽民有以致力於其明神有功以相其幽則報之民有力以致其明則勞之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是也

山陰陸氏曰大蜡八先嗇一司嗇二祭百種以報嗇三饗農及郵表畷四禽獸五迎猫六迎虎七祭坊與水庸八老物以佚死物以息蜡之祭也周官伊耆氏掌共杖咸取其老物以佚蜡氏掌除骴取其死物以息先儒謂伊耆氏神農氏也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之謂神農有以勞之必有以佚之有以作之必有以息之是之謂伊耆蜡讀如乍一有一亡為乍物之死生少老一有一亡何有窮矣是之

謂蜡

延平周氏曰歲十二月即夏之十二月乃建丑之月也葢建丑之月謂之蜡始可為息民之祭果周之十二月則豈得為息民之祭乎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鄭氏曰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嗇所樹蓺之功使盡饗之故云祭百種以報嗇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詩云爲下國畷郵禽獸服不氏所教擾猛獸也迎而祭之迎其神也水庸溝也

孔氏曰以先嗇爲主司嗇從祭種曰稼斂曰嗇云嗇者取其成功收斂受嗇而祭也祭百種以報嗇爲下起文百種則農及郵表畷禽獸等所以祭之者報其

助嗇之功使盡饗焉田畯有功於民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謂井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畯處焉禽獸即下文貓虎之屬言禽獸則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特云貓虎舉其除害甚者不忘恩而報之是仁有功必報之是義也蜡祭仁義之至盡也坊者所以蓄水亦以障水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祭此坊與水庸之神鄭所引詩者齊魯韓詩也恐迎貓虎之身故註云迎其神

嚴陵方氏曰上言祭下言饗互相備也百種百穀之種也百種乃嗇之所成故祭百種以報嗇也農則致所掌以養人而不失其時者也郵則田官於此有所識畷則田官於此有所聯皆督約農事之處也故三者合為八蜡之一焉鼠之與豕皆足以為田之害而貓與虎能食而除之迎其神而祭之則所以報之也於貓虎如此則六者可知矣

馬氏曰先嗇者其智足以剏物立於其先司嗇者因

其成法而謹司其職而已故祭則以先嗇為主而以司嗇配之

山陰陸氏曰先嗇田祖也司嗇田畯也若稷自於秋報之然則饗農饗農而已周官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歙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祭百種祭百穀之種以報嗇也農其分也郵其過者也雖勿索可也禽獸為其害我也故除之矣雖亦勿索可也今皆索而饗之是所謂仁之至義之盡矣表表而祭之若祭表貉是

也畷畷而祭之若畛於鬼神是也據此表畷禽獸接

祭而已矣先儒謂接祭無迎尸之事祭坊與水庸事

也何以不言及水坊外也庸讀如民功曰庸之庸祭

坊謂以坊禦水祭水謂以水禦旱為其用之也故祭

之故曰庸事也雖仁非仁之至雖義非義之盡

延平周氏曰索饗及於禽獸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

盡於義然後至於仁故於仁言至義言盡君子之於

物莫不各因其才而使之雖使之甚勞亦必有以為

之報此使人之術與忠厚之道常見於祭祀之間也坊與水庸以其有事於我故祭之

講義曰曰至曰盡不以鄙賤而忽焉之意也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鄭氏曰土反其宅至歸其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

同處可知矣蟄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為害者也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黃衣黃冠而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黃冠草服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

孔氏曰土即坊也反歸也宅安也土歸其宅則不崩水即水庸水歸其蟄謂不汎溢昆蟲毋作謂不為災草苫稗木榛梗之屬當各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於

良田害嘉穀也陳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辭也先嗇之屬有知故不假辭草木有辭則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草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一物也案周禮籥章云國蜡祭則吹豳頌息老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將終故葛帶榛杖素服謂白素衣積素裳經不云皮弁者從上省文也素服送終是仁恩葛帶榛杖示陰氣斷割故云仁之至義之盡也田夫則野夫也野夫著黄冠是季秋之

後草色之服故息田夫而服之也
長樂陳氏曰皮弁素服而祭者蜡祭四方百物也黃衣黃冠而祭者臘先祖五祀也蜡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而以皮弁素服葛帶榛杖臘以息民故服田夫之服而以黃衣黃冠然周禮司服王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氏曰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也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鄭氏曰四方百物磔禳及蜡祭也王於蜡服玄冕而有素服與黃冠者蓋執事

者之服歟

嚴陵方氏曰水土昆蟲草木此皆因其合聚之時而合聚以饗之故祝者之辭言其時事如此皮弁則其色白素服則衣裳皆素素者送終之服而蜡亦送終之事故云以送終也別言之則服止言衣裳合言之則弁亦服爾故下止言素服也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曰喪殺也既非喪必欲若喪者以其有送終之義故也前言皮弁素

服後言黃衣黃冠而祭說者謂皮弁素服為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為助祭者之服是矣其言野夫黃冠則為助祭者之服可知且皮弁素服則以送終為義黃衣黃冠則以息田夫為義送終者祭之道也田夫者祭之事也夫黃者土之色百昌生於土而作終亦反於土而息冬則反於土之時也服以是色亦宜矣土爰稼嗇者田夫之事取土之義以息田夫又宜矣以土之義如此故凡野夫皆黃冠焉野夫即田夫也

言其所事曰田夫言其所居曰野夫草服謂草野之服故下言草笠以為野也上兼言黄衣而下止言黄冠則以草服該之故也然篇章曰息老物此曰息田夫者蓋作之於始息之於終雖人之情亦是道也道終則有始今歳之息乃所以兆來歳之作息猶氣之息也往來未嘗息乃所以為息也

延平周氏曰大蜡祝辭雖紀歳終之事蓋亦有順天時息老物之意也

馬氏曰蜡者於歳之終報其成功又以祈來年之始故祝之辭如此草木者葦稈之屬王皮弁素服而祭所以送萬物之終也萬物之肅殺而王葛帶榛杖者以喪禮處之也葢萬物生有以養人而終不可不報亦示其不忘本也故曰仁之至義之盡

山陰陸氏曰據此皮弁以祭而已所謂素服葢去纁黼丹朱中衣不殺而死所謂終也故素服以送之葛帶於理見割榛杖於理見至為其殺之也故喪之老

子曰戰勝則以喪禮處之葛帶變麻榛杖變桐蜡之祭也其以祭服祭之可也今其衣服如此是亦仁之至義之盡也黄衣黄冠天謂之玄玄冠象焉朝服也地謂之黄黄冠象焉野服也經云野夫黄冠野夫務知地事而已黄冠草服也言草以非齊服玄冠齊服也齊朝廷之事也草野田之事也草艮也齊巽也草昧也齊明也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

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鄭氏曰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皆言野人之服也詔客告者詔使者使歸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華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蓏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蘊財利也

孔氏曰因上蜡祭廣釋歲終蜡時之事周禮羅氏掌

羅烏鳥蜡則作羅襦謂細密之羅周禮不云掌獸此云獸者以其受貢獸故也四方諸侯有貢獻烏獸於王者皆入屬大羅氏也使者著草笠而至王庭草笠是野人之服令歳終功成是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服詔亦告也客謂貢烏獸使者羅氏先受貢畢使者臨去羅氏又以鹿與女致與使者宣天子之詔令使者反國以告戒其君故云詔客告也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此宣詔所告之言也言鹿是田獵所得

之物女是七國之女非每國輙與女鹿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爾瓜令之瓜言天子唯樹瓜與果蓏供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與民爭利令使者歸告其君也註引小雅都人士周頌良耜二詩證笠是野人之服

長樂劉氏曰四方諸侯當仲冬而遇於天子者必助其祭祀也故其為蜡而獵莫不從焉貢其禽於天子則大羅氏受之獻禽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草笠而至

尊野服者以明諸侯及其臣皆野服馳騁從禽以助王也其為忠義亦可尊矣即之以為禮焉既受草笠之獻則致鹿與女於庭而詔獻禽之客俾還告於其君以申天子之戒勸也曰好遊田以肆其禽荒者好女色以肆其情欲者亡國之道天子之所不赦也華果蓏也瓜及果蓏時鮮之物不可以自遠而致之也不可以收斂而藏之也天子乃樹植之所以貴時新供寢廟非貪財利而種之也亦戒諸侯毋廣樹植務

收斂以奪其民之利亦絜矩示民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致鹿非實致鹿也特致所以獲鹿之物
爾致女非實致女也特致所以飾女之物爾所謂作
羅襦者以此好田致女者亡其國其戒之之辭也致
鹿則所以戒好田致女則所以戒好女五子述大禹
之戒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則
好田好女者固足以亡其國而可為戒也羅氏之戒
好田則是矣而又戒好女者以其皆陰事故也周官

甸師共野果蓏先儒謂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蓋果即華之成實蓏即瓜之總名彼言果蓏此言瓜華互相備也斂秋事藏冬事瓜華之種類特可以供斯須之求非足以待久長之用而天子樹之以示不與民爭利焉此戒諸侯之辭也

馬氏曰好田好女不斂藏之種者戒其貪也其意以為民有終歲之勞而有一日之佚而為之上者豈可以好樂無厭而淫德不倦乎其意以為民有終歲之

勤而有一日之積而為之上者豈可以好貨無厭而貪利無已乎

山陰陸氏曰以天子掌鳥獸之官是以稱大夫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令曰草笠而至尊野服者則以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故也然諸侯來曰朝使其臣來貢然後曰至尊野服也則野服雖尊非服之正羅氏致鹿與女周官所謂蜡則作羅襦是也瓜即華也以告諸侯

故謂之華曲禮削瓜為國君華之甸師共野果蓏之薦天子所樹者也為大夫蠃之故瓜亦或謂之蠃凡此皆善墮爛不可藏也故曰不斂藏之種爾雅云果蠃之實栝婁栝婁善藏言實則與華異然則瓜言華亦或以此蓋瓜果蠃之華者

延平周氏曰周官羅氏謂蜡則作羅襦蓋羅則鹿之所以獲者而襦則女之所衣者也故致之以戒於諸侯然戒之必至於歲終者戒於終所以圖其始也瓜

華者不斂藏之種也樹其不斂藏之種者所以戒聚斂也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鄭氏曰四方方有祭也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蜡使民謹於用財也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收謂收斂積聚也

息民與蜡異則黄衣黄冠而祭為臘必矣

孔氏曰此論天子蜡祭四方不同豐荒有異兼記臘祭宗廟息民之事四方之内年穀不得和順成熟則當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欲使不熟之方萬民謹慎財物也有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乃與諸方通祭以蜡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歆羨也前文云黄衣黄冠而祭不云臘之與蜡似為一此文云既蜡而收民息已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為臘與

蜡異也前黄衣黄冠在蜡祭下故鄭知是臘也不興功謂不興農功若土功則左傳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土功建亥之月起日至而畢也　皇氏曰此一節據諸侯之國而為蜡祭以記其功當國不成則不為蜡成則為蜡

長樂劉氏曰九州之諸侯保育其民者也各視其年之豐凶則蜡之祭有行與不行焉所以謹民財不以祭祀傷其衣食也易之損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言

凶年而約其禮也順謂五氣時若成謂九穀皆登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者以荅百神所以致豐穰之勞也以移民也者民底厥勤以至京坻之積必因祭報以燕勞之所以勸而移之也易其不勤以為勤移其心也易其不足以就有餘移其身也大司徒之職曰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然則蜡之通不通皆聽命於司徒矣蜡禮既畢然後息民之祭行焉然則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者蜡也非

其所職焉其所職者於蜡之後以禮屬其黨之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謂之息民者息其田野之勞而入於邑居以習禮義故正其齒位以為庠序之先焉嚴陵方氏曰記四方者記四方之豐凶也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此以蜡而記其凶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此以蜡而記其豐也蜡乃合聚之祭故因其合聚而收之也物既收則民亦息民息則一歲之事巳矣故曰民息巳前言息田夫此言民息互相備也功者民

力之所致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且蜡本以息農夫則此所言功止謂農功爾若夫宫功則執於建亥之月土功則畢於建子之月武功則纘於建丑之月而既蜡君子未始不興功焉

馬氏曰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所謂黜之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所謂陟之也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及其酒無算則皆若狂矣子貢觀於蜡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賜

未知其樂則狂者乃羨之之意也

延平周氏曰蜡之所以不通者謹民財也謹猶言節也蜡之所以通者歛民之所有餘而共其祭也既蜡則歲終矣萬物皆收成而百工皆告休故曰既蜡而收民息已

山陰陸氏曰言記以不忘四方百物之功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以謹民財以移民也禮以謹之樂以移之既蜡而收民息已春播種

之民作秋收斂之民息
沙隨程氏曰聖人治神人之道以為苟曠其職如神
者亦不敢不致罰也然則四方年不順成之所八蜡
不通者亦變置社稷之意非區區為民財不足而謹
之也唐禮蜡祭年不順成則絀其方守之神也此古
禮之存者猶可攷也
南豐曾氏曰博士和峴言蜡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
清祀蜡祭之名蜡臘之利名也漢乘火德以戌日為

臘臘接也言新故相接故田獵取禽以報百神享宗廟旁及五祀以致孝盡虔魏晉同之唐以土王貞觀之際尚用前寅蜡百神卯日祭社辰日臘宗廟至開元始定禮制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議者是之宋興推應火行以戌日為臘而獨以前七日辛卯蜡不應於禮請如開元事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如禮便制曰可犖本朝政要策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産之物也加豆陸産

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

鄭氏曰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非食味之道言禮以異為敬

孔氏曰自此至后斷也一節總明祭祀籩豆酒醴莞簟尊彝醓醢鸞刀所用之宜恒豆謂朝事及饋食恒常所薦之豆所盛之菹是水草和美之氣若昌本茆

菹是也其所盛之醢陸地所産之物也加豆謂祭末酳尸之後其菹陸地産生之物而為之若葵菹豚拍之屬是也加豆所盛之醢用水中之物若蠃醢魚醢是也鄭知此謂諸侯以其與周禮天子豆物不同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麇臡與此經同其菁菹鹿臡菁菹非水物與此經異也天子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與諸侯加豆不同其天子加豆有芹菹兎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芹菹

與深蒲及箈菹等非陸產也麇與醓醢非水物也與此經異也鄭總云其餘則有雜錯是天子與諸侯異也其籩豆所薦之物或水或土所生品類也前唯言豆此連言籩者籩是配豆之物所盛亦有水土所生也所薦之物不敢用常褻美味貴其多有品類言物多而味不美也所以交接神明之義取恭敬質素非如人事飲食美味之道也

橫渠張氏曰古亦有燕器祭必為籩豆簠簋者非聖

人不能為也蓋欲異其器而不通褻用又欲其器之盛物之豐且令人持之專敬

嚴陵方氏曰恒豆謂所常進之豆加謂於所常進而有加者以恒而對加則加為暫以加而對恒則恒為朝事饋食矣菹醃菜也醓肉醤也上言恒豆之菹則知加豆之陸産亦菹也上言陸産之物則知下言水物即水産也上言水草之和氣則知下之所言皆和氣也常所食者皆褻而不敬故謂之常褻謂交於神

明者在誠而不在味故曰非食味之道也義言其所宜道言其所由篇首言籩豆之實此言薦者實言實之於中薦言薦之於上

延平周氏曰朝事與饋食之豆非無陸産之物也以水草之和氣者為主加豆非無水草之和氣也以陸産者為主

山陰陸氏曰恒豆舉茆菹麋臡故曰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産之物也加豆舉筍菹魚醢故曰

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鄭氏曰武萬舞也

孔氏曰此總明祭祀之物不可同於尋常安樂之義也祭祀薦羞質而無味不可歆嗜衮冕路車尊嚴不

可尋常乘服以為榮好也武是萬舞大武以示壯勇之容不可常娛樂也宗廟尊嚴肅敬不可寢處其中以自安宗廟之器共事神明不可因便以為私利

嚴陵方氏曰水土之屬謂若籩豆之實水土之品可食之以為禮而不可供嗜欲之求卷冕龍衮也路車即大路也可陳之以為儀而不可資玩好之用武舞執干戚以為勇壯之容而非所以樂其情焉宗廟奉鬼神以示威靈之居而非所以安其身焉祭器不若

燕器之利而便於用安樂者謂所安而樂之也若可耆可好之類是矣此言先王之薦可食而不可耆則知後之所言玄酒明水與夫大羹皆不可耆言路車可陳而不可好則知素車之乘亦不可好也言宗廟之器可用而不可便其利則知疏布幂與夫蒲越槀鞂皆不可便其利也前總其略後别其詳

山陰陸氏曰宗廟之威亦釋大武若言宗廟之威不應衍而字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乗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鄭氏曰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

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蒲越稾鞂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琢當為篆字之誤也幾謂漆

飾沂鄂也

孔氏曰此明祭祀所用之物尚質貴本玄酒謂水也陳列酒尊之時明水在五齊之上玄酒在三酒之上尊尚其古故設尊在前冪人云疏布冪八尊禮器云犧尊疏布鼏是疏布之尚也凡常所居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稾鞂之尚是神明矣雕謂刻鏤言尋常車以丹漆雕飾之為沂鄂而祭天以素車之乘者尊其樸素貴其質而已矣此一句包上酒醴以下諸事言

祭祀之時不重華飾惟貴質素而已以其交接神明不可同於尋常身所安褻之甚也尚質尚儉如是而後得交神明之義

横渠張氏曰明水飲之祖毛血食之祖所以反始也

長樂陳氏曰禮之初有明水而已明水而後有玄酒玄酒而後有五齊五齊而後有三酒至於三酒則事神與人者備矣又有六飲所以純乎人而致養焉明水者陰鑑以取於月之水也玄酒者黒黍和于水之

酒也考之此經則酒與醴固不同而玄酒明水亦異也合之以為一則非矣

金華唐氏曰周禮有明水而無玄酒則明水即玄酒也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之明齍明燭共明水大司寇奉其明水火皆言明水而不言玄酒則明水玄酒之非二物可知也郊特牲言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非以玄酒明水為二物也加於齊則謂之明水加於酒則謂之玄酒

且玉藻曰凡尊必尚玄酒而不曰尚明水玄酒則明水之與玄酒決非二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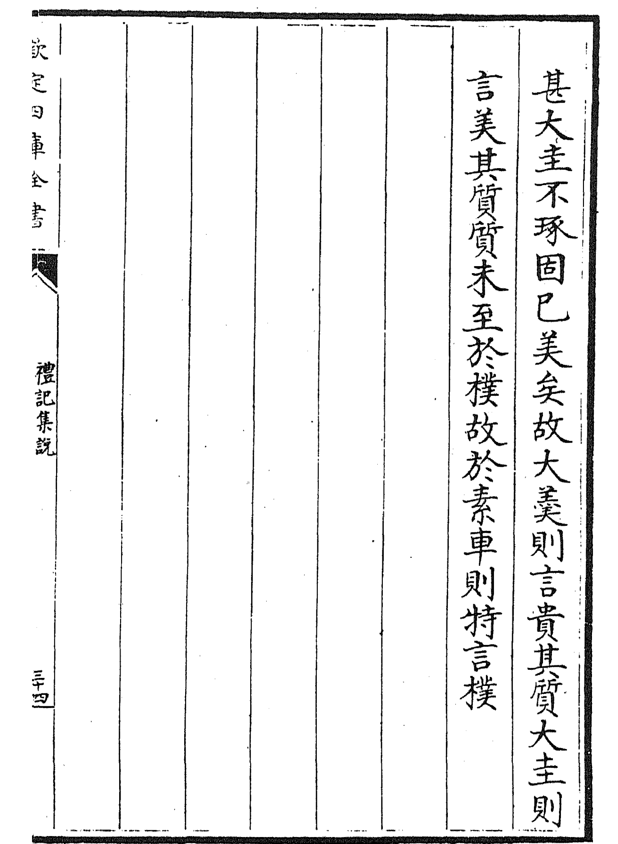
嚴陵方氏曰夫味以淡爲本感於鹹作於酸化於苦窮於甘變於辛玄酒明水則淡而無味故曰貴五味之本也黼作斧形其色則白與黑黻則兩已相背其色則黑與青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天地之文作於東南成於西南故也繢則五采之所會繡則五采之所刺言文則章可知言繡則繢可知是皆

色之美者也布之精者升多而宻粗者升少而䟽女功之作始於粗久而後至於精故揚雄曰霧縠之組麗女功之蠹矣以䟽布之尚故曰反女功之始也明之也者謂其潔著之也若玄酒明水之類莫非明之也於蒲越稾鞂言之者以其無餘義故也味之貴者莫如淡大羹則以淡為質而已物之美者莫如玉大圭則以玉為質而已素車之乘即前所謂素車是也尊無非貴也樸無非質也故下總而言之則曰貴

其質而已矣前曰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此曰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樂猶有義焉褻則甚矣

山陰陸氏曰貴其質也言貴不言美大羹玄酒可以言貴不可以言美尊其樸也變美言尊樸之名尊老子曰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不言以直不可也據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延平周氏曰安褻之甚不止於安樂之義故於先王之薦之類則言安樂之義於酒醴之美則言安褻之



甚大圭不琢固已美矣故大羹則言貴其質大圭則言美其質質未至於樸故於素車則特言樸

禮記集說卷六十六